

云中岳作品精选

霸海风云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霸海風雲

上冊

[臺灣] 雲中岳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一个奇人、一段奇情、一个撼人心脾的故事……。

明朝年间，在黔滇交界的胜境关、在高入云表的重山峻岭，一双俊美的绿衣爱侣以侠义之勇从路贼刀下救了一对姓华的青年伉俪，而另一个武林高人号称四海狂客的又解围遭劫的绿衣侠女百花教主，使她性命得保六甲无恙。从此，她们隐身化迹于江湖，以报夺夫杀父之仇……。那被绿衣侠士所救的华氏夫妇也喜得俊童，名号“逸云”即为纪念救命恩人而起。那位四海狂客却因不慎中贼人巨毒而命危岌岌，恰好被华氏父子相遇施奇药以保全性命。从此，他授绝技于小逸云，这位俊美少年天姿聪颖，又喜得另一位世外高人真传。终于，才俊而武功绝伦。在他弱冠之年为了却父母的情缘，为了完成恩师的使命，他闯入了江湖中，演绎了一个天动神威、情仇别恨的传奇故事……。

这里有人间的情与爱，这里有魔域的恶与淫；这里有神剑宝刃为正义而血染贼巢、这里有狼牙魔棒为淫恶在残杀无辜；这里凶山恶水、花奇林幽，剑芒鬼影晃于城宇魔窟、情谊友谊见于武林中人。终于，邪不压正，武林败类途穷而灭亡！

少年才俊兮、武功盖世；情浓意重兮、似海何深！然而，情未酬英雄魂难留……

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各异、形象传神，语言简洁，俊丽，爱憎分明。作者以传奇夸张之笔描写了中华武林、武术的侠义神功，令人读后欲罢不能，可读性很强，是同类小说中的佼佼者。

目 录

一、绿衣佳丽	1
二、一株得救	41
三、艾家山庄	80
四、寻镖途中	118
五、九叶灵芝	156
六、地煞桃花	189
七、武当而阵	227
八、原形回真	264
九、私定终身	315
十、武林豪杰	326
十一、红颜垂危	342
十二、千山觅药	380
十三、密林深处	419
十四、除恶徒僧	456
十五、金像道途	491
十六、老少侠女	531
十七、大开杀戒	568

十八、雄霸武林	605
十九、伽蓝神刃	633
二十、痛别红颜	650
廿一、白骨谷外	682
廿二、狂枭中计	723
廿三、巾幗联手	762
廿四、死水何崖	804
廿五、绢绢痴女	884
廿六、英雄难留	924

一 绿衣佳丽

暮春三月，江南是草长莺飞，而云贵边区，却依然霪雨连绵，寒风料峭；山区里，积雪还未化。

黔滇交界处胜境关，以西是高入云端的丛山峻岭。

这一带的气候委实讨厌，真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可是这天却是晴了。

两匹骏马出了胜境关，沿大道进入丛山向西悠然赶路。右面那匹枣红健马上，惬意地坐上二十三四岁少年郎，剑眉入鬓，星目隐现异彩，玉面朱唇，恍若临风玉树，俊美绝伦。他的外罩墨绝色披风，内穿同色劲装，同色鸾带同色快靴，端的英风超绝，仪表出尘。鞍旁插着长剑，鞍后是长条子马包，看去定是赶长路的武林朋友。

左面马上人真抢眼，喝！是个俊少妇。美！真是美！春山眉，大眼睛像一泓秋水，瑶鼻下是颗小樱桃儿，颊旁两只笑涡儿，半露着半弧贝齿儿；真糟！凜冽罡风不识相，怎不怕吹破了她那不禁一吹的粉颊儿？

她，一身翠绿功装，将外面的大氅，紧紧裹住她那娇美婀娜身躯，马镫里那双翠绿弓鞋，天！再小的尺来量也不到三寸，小得可怜生。

别认为这朵嫩花娇滴滴，可是却带着满身刺，扎手得紧，不见她鞍旁的长剑，肋下鼓鼓的暗器囊，小小弓鞋前那锐利如刀的铁尖儿么？

在这边荒之地，哪儿来的一双金童玉女？说起来，简直吓人

一大跳。

男的是近五年来，崛起武林的后起之秀，技臻化境震慑江湖的一朵奇葩，绿衣剑客方逸君是也。其实他为人并不可怕，行道江湖绝不滥杀，即使是万恶之徒落在他手中，除了被毁去武功外绝不会丢掉老命；所以五年来，他的名号确是够响亮。

至于这一朵娇花，乖乖！确是令人又爱又怕，提起来心痒痒却又胆寒。她是谁？横行江湖五六年，以艳冶淫荡名满天下百花教教主伍云英。

一年前，百花教公开宣布解散，武林为之轰动，尤其是与百花教有关的江湖朋友，更是大失所望；等到他们确知百花教主改邪归正，下嫁了一代奇侠绿衣剑客时，酸甜苦辣的滋味，在每一个人的神色中都可明显地看出。

绿衣剑客是四川夔州人氏，结婚刚满一周年，这次在武昌府一门远亲中欢度新春，突然接到一位好友传来的警信，说是有人纠合几位早年的恶贼，要对他俩不利，要他们小心，免得被人暗算。

绿衣剑客在夔州本无样人，而百花教主的教坛重地雪山百花谷；也由于百花教主身怀门甲距临盆之期已是不远，不宜动刀动剑与那些恶贼争一日之短长。夫妻俩一再商量，决定尽速赶回百花谷，不必和那些恶寇拼老命。

正是生有时，死有地，半点不由人；你不想杀人，人家却要你脑袋，这道理真说不清。

过了胜境关，大道蜿蜒盘山而上。这座险恶峻峭的大山岭，就是乌蒙山的余脉；这一段土名儿叫七星山，一直向东南伸展，东脉直入贵州地境，只见山外有山，岭外有岭，教人看了直摇头的，马儿也吃不消。

夫妇看了直摇头的，马儿也吃不消。

夫妇俩并辔而行，进入了云南地境，沿途不见敌踪，他们大放宽心。大道向上盘升，百花教主突然一蹙秀眉，用手按住小腹，

对绿衣剑客似嗔非嗔地说道：“逸君，都是你不好。”

绿衣剑客看了她那逗人爱煞的媚劲儿，感然道：“亲亲，我怎么不好？”

伍云英蓦地脸泛红霞，噘着小嘴儿说道：“小家伙在里面踢腿蹬拳，准是个不安分的小东西，教人多难受嘛！怎么不是你不好？”

这时正在下坡，绿衣剑客呵呵一笑，凌空飞腾而起，轻似鸿毛落在她身后，一手挽住她微突的柳腰儿，一手探囊取出一颗白色腊丸，捏碎腊衣，温柔地送入她樱口中，在她耳畔柔声说道：“亲亲，哥不好，以后责罚哥吧！先吞下这颗安胎丸，小东西会安静些的。唉！长途跋涉，苦了你了。”

伍云英偎在他怀中，用梦也似的声音说道：“哥，大概十天后可以回谷了；以后我你不再出山，在这世外桃源里安度余年，有你在身边，一切我都不在乎了。哥，你快做爸爸了，你说，是娃儿好，还是丫头好？”

“亲亲，给我生个像你一样美的天仙，好么？”

“不！要像你一样的雄壮英俊小逸君。”

“哈哈！我准会如愿以偿，你别想。”

她撒娇地一扭柳腰，不依地说道：“胡说！我要娃儿。”

“我绝不胡说，听入说，脐儿尖尖，必是千金，所以必定是个天仙。”他的左手轻轻由腹脐上往下滑。

她嗯了一声，将粉颊藏在他颌下，闭上双眸，用玉手虚拦他的虎掌，昵声轻说道：“哥，不要……唔！”

他亲了她一下，甜甜一笑。马儿踏着轻快的碎步，向山嘴驰去。

绕过山嘴，官道又向上升，林木一片新绿，由路右崖上向下伸垂路中。

“亲亲，小心了！前面林中并无鸟雀清鸣，定然有人隐伏在

内。这儿上不沾村，下不近店，绝无樵子采薪，我得先走一步。”

声落，人凌空升起，落在他自己的坐骑上，抓过马儿头上的缰绳，双腿一夹，泼刺刺向前驰去。

伍云英一抖缰，随后跟上。

蓦地里，崖上升起一声长笑，直薄耳膜，显然发笑之人中气充足，定不是等闲人物。笑声一落，宏亮的嗓音悠扬：“老爷生长在山边，只爱娇娃不爱钱。呸！你这根岔枝儿，老爷非砍掉你不可。”

声落，“喀嚓”一声，一棵海碗大的巨树，“哗啦啦”向路中飞落，差点儿把绿衣剑客连人带马压个正着。

马儿一声长嘶，后退丈余。

绿衣剑客剑眉一轩，说道：“阁下下来罢！方逸君早就料到有人等着。”

“哈哈！咱们也不想偷偷摸摸，谁教咱们与百花教主是老相好呢？哥儿们，亮相啦！”

声落，衣袂飘风之声大起，人影乱闪，出来了五个彪形大汉，往路中一站。

头一个豹头环眼，身高八尺，像一座小山，粗加树桩的膀子，倒提着一把沉重的开山大斧。

第二位年约三十上下，白净面皮，鹰目放光，身材也在七尺以上，腰带上，插着一柄沉重的铁佛手。

第三位年约二十五六，一表人才，可惜目显阴森，唇薄如纸，身材也有七尺以上，手中挥着一把纯钢阴阳扇。

第四位是个老道，年约在三十上下，穿大红道士服，腰悬宝剑，高个儿，鹰嘴勾鼻，面色发青，一双山羊眼阴晴不定。

第五位是和尚，年约四十余，身穿皂常服，倒拖着一柄镔铁方便铲，脸团团，腹大腰粗，酒糟鼻狮子大嘴，一双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条肥猪。

第一章 绿衣佳丽

绿衣剑客若无其事地，高踞鞍上淡淡一笑道：“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方逸君幸遇幸遇。”

豹头环眼大汉嘿嘿一笑，掂了掂开山斧，说道：“阁下当然幸遇，等会儿你还有得不幸呢。喂！方夫人，你真那么傻么？放着好好一个教主不干，跟着这小王……”

八字还未出口，三道棕道一闪即至。他不傻，猛一挫腰，开山大斧向棕影疾拍。

“叮叮叮”三响，他咚咚咚连退三步，坚硬的地面留下了近寸深的履痕。他感到手膀一麻，大斧几乎落地，低头一看，不由脸上变色，三根长有六寸的棕色鬃毛，插入斧中半寸有余，仍在晃动不已。

“花花太岁，你最好少胡说八道。”方逸君仍在冷笑，剑眉一轩，又道：“方逸君对阁下伏牛五霸并无仇怨，你再出口伤人，休怪方某得罪你了。”

花花太岁恼羞成怒，拔掉马鬃阴森森地说道：“百花教主跟了我桑璞三月，我传了她武林绝学混元气功，功成她就一走了之，将三月枕席之情付诸流……”

绿影一闪，向花花太岁射来。

花花太岁骇然一惊，将话哽咽回喉内，退后三步，横斧以待。

其余四人同时一分，纷纷掣下兵刃。

方逸君剑隐肘后，在众人丈外昂然屹立，朗声说道：“诸位可说皆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豪杰，自应有豪杰襟怀。不错，拙荆当年飘荡江湖，有失检点，但自委身方某之后，解散百花教、重新做人，甚至退出江湖，做一个贤妻良母。俗语说，回头是岸，又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诸位都是一代英豪，尤其是武当的三阴一绝无为道长，少林的悟非大师，皆是世外高人，最重因果、度化孽海之人，怎又不许拙荆去恶从善，重新做人呢？实令方某大惑不解。”

“姓方的，你少说废话，道爷我号称三阴一绝，岂是度化凡夫的人？”老道恶狠狠地说，又道：“那浪货学了我武当绝学——无掌，一走了之，你道我能甘心么？”

“哈！我酒肉和尚亦与无为道兄有此同感。我少林轻功‘流水行云’连俗家弟子也仅传六成，那泼妇在我这儿骗走了全部心诀，扎起裙子一走了之，佛爷怎肯干休？”酒肉和尚说完，顿了顿铁铲，深入土中近尺。

使佛手的家伙也一撇嘴说道：“有道是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样深，岂知这小妖精恁地忘恩，害得我找遍了天下十三布政司和南北两直。找得我逍遥鬼晏常山好苦。”

拂着阴阳扇的青年人也说道：“我玉面魔查岚何尝不恨？三颗师门至宝赤火流光弹全给她骗走啦，怎得不恼？”

百花教主伍云英在马上羞愤交加，粉脸铁青，慢慢地扳鞍下马，向前轻移莲步。

方逸君忍着无名火等他们说完，虎目一睁，神光倏现，一字一吐地说道：“诸位，这些事在下皆知之甚详；请教，是拙荆逼诸位将绝艺交出的么？”

“哼！谁敢迫咱们交出？”众人齐声傲然地答。

“那就别多费唇舌，方某替你们汗颜。诸位到底意欲何为？请划下道来。”

花花太岁冷笑道：“咱们千里追踪，你说所为何来？”

逍遥鬼也哼了一声道：“姓方的，你最好夹尾巴来？”

玉面魔阴阳怪气地说：“叫宝贝儿重振百花教，查太爷对粉黛雪股大有兴趣。”

酒肉和尚哈哈一笑道：“从前，教主雨露遍施，我和尚却不在乎，只消她再陪佛爷三月，于愿足矣。”

三阴一绝冷森森地向刚走近的伍云英说道：“教主，你别打主意躲，天涯海角已无你容身之地，除非你死了。你也别希望不

跟咱们走，你的大援早就没啦！在中原和江南，贫道知道你朋友众多，玩伴无数，所以不想打草惊蛇，直追随你俩身后到这人烟不到之外等候。教主，你别认为到了你老巢左近，便可以安全了。正相反，乃是步步危机。跟我们回去重创旧业算了，你年不过二十五，再过十年收山并不算晚，何苦放弃人生至乐，让那小子独占禁裔……”

响起一声凤吟，百花教主掣下一把寒芒闪烁的长剑，面泛杀机跨前三步。

“云英，交给我，你到坐骑旁等着。”绿衣剑客将她拦住，一面说一面示意她退后。又对众人冷笑道：“诸位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来方某得惩戒你们啦！你们是按江湖惯例一个一个上呢，抑或众打群殴？方某接着就是。”

五悍寇互相一打眼色，一声虎吼，花花太岁、酒肉和尚、逍遥鬼，三人快逾电光石火，向前猛扑，一斧一手铲荡起阵阵罡风，同时攻到。

银芒一闪，绿影倏动，千百朵白莲向四面狂涌，剑啸刺耳，四个人展开抢攻。

片刻，银芒愈张愈宽，在三般重兵刃中矫若游龙，把三贼迫得不住后撤。

玉面魔心中一凛，暗说：“这小子果然棘手，名不虚传，不出手是不可能了。”便向老道一打眼色，蓦地阴阳扇一领，向一旁神情紧张的百花教主扑去。

老道长剑一挥，一招“飞虹贯日”倏出，身剑合一向百花教主急射，一面大吼道：“跟道爷走！”

“噗”一声闷响，接着一声惨号乍起。玉面魔去势太急，百花教主似若未觉，待近至八尺时，阴阳扇递出一半之时，玉手在披风里一动，一颗淡淡红影快逾电闪，直向玉面魔迎去。双方距离太近，想避开确是不易。

玉面魔连看也没看清，只觉得对方的纤手，在披风内向外一伸。这家伙确是了得，本能地一撤右腕，硬将阴阳扇护住胸腹，想旋身回侧方扑近。

岂知他迟了半分，淡淡红影射中阴阳扇，闷爆之声随着熊熊烈火，击碎了纯纲的扇面，玉面魔立时变成一只火球。

这乃是眨眼间事，老道还未弄清怎么回事，“飞虹贯日”行将攻到百花教主的身侧；狂叫之声一起，他骇然一惊，收招已是无及，只好一咬牙，力贯剑尖，仍向前急点。

寒芒一闪，“铮”一声金铁清鸣，双剑交错，接着是老道横剑飞退。

“哪儿走！”

百花教主娇叱一声，如影随形追到，寒芒如经天长虹，奇疾无比飞射而至。

老道被震得虎口欲裂，气血翻腾，退了近丈方将身形隐住，寒芒已经袭到。

老道练有旁门的三阴手，和那把剑中套剑的绝着。三阴手袭人之时，令人毫无感觉，用来暗算对头，足可使对方在一个时辰之中，血脉自然凝结而死；他那把长剑的剑尖，可以突然吐出六寸之长。高手拼搏，生死一念之间，假使能突然伸长六寸，结局不问可知。这是他三阴一绝绰号的由来。

百化教主以色换艺，她为人聪慧，身获各家绝学，而且难得的是她能门门皆精，没有杂而不纯之弊。她与牛鼻子有一段长时间同衾共枕之缘，牛鼻子有多少斤两，她岂有不知之理？扑上的瞬间，她粉面杀机怒涌，存心毙敌。

牛鼻子正想将三阴手拍出，目光一触她那杀气腾腾的神色，不由心中一凛。

同时，突然传出酒肉和尚的一声惨叫，沉重的方便铲脱手向他身侧飞来，锐风劲啸，势如奔雷。

牛鼻子暗叫一声“大事去矣！”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猛地向下伏，贴地向方便铲落下处掠去。方便铲恰好掠过他的背上三尺，将百花教主挡了一挡一挡。他双足一沾地，展开武当八卦赶蝉轻功，去势如飞溜之大吉。

方逸君一看乃妻动上了手，心中大急，她已有了九月身孕，怎能动剑？心中一急，玉面上罩上一层浓霜，一剑将花花太岁迫退，冷哼一声，一招“回风拂柳”旋身出剑，在方便铲下端切入，银光一闪，大和尚右肋下断了两条肋骨，红光崩现。大和尚狂叫一声，扔掉方便铲掩住肋下，飞退两丈拔步便溜。

银芒顺势一招“贴地盘龙”，崩开铁佛手，由下盘楔入逍遥鬼的右侧。逍遥鬼向上跃起，铁佛手“力划鸿沟”向下急拦。

“着！”方逸君怒叱一声，招出“流星赶月”，剑由逍遥鬼右小腿贯入，猛一撇腕。

逍遥鬼狂吼一声，跌下地来。要不是花花太岁及时攻出一招“吴刚伐桂”，将方逸君迫退一步，逍遥鬼真要做鬼了。

“风紧！前途见。”花花太岁声出倏然收斧，三两起落，没入林中去了。

逍遥鬼小腿肉丢了一大块，但他凶悍异常，猛地将铁佛手劈面向方逸君扔出，咬着牙拼命逃了。

方逸君心悬爱妻安危，无暇追敌，收剑急向脸色发青，手按小腹的爱妻纵去。

“云英，怎么了？”他摘下她的剑，将她抱至路旁，替她轻轻揉动，急急地问。

伍云英倚在他怀中，泪如泉涌，颤声说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哥，你独自回夔州去罢，我这不祥之身，不但有损你一世英名，而且令你陷入危机重……”

“云英，不许你往下说。”他掩住她的樱口。

“不，哥，让我说。”她挣扎，又道：“我已感到不幸的阴

影已经掩到；他们，不许我重新做人，不许我有幸福的归宿，我不能让你……”

逸君蓦地将她抱住，狂吻她的小嘴，不让她往下说。半晌，她才平静下来。

良久，他替她拭去泪痕，抱她到坐骑旁，送她上马，神情肃穆地说道：“云英，即使是天下人皆与你为敌，别忘了有你的哥哥是爱你的，而且我愿以生命和你共抗天下人。”

伍云英热泪盈眶，激动地捧起他的虎掌，印上一连串狂吻，最后偎在颊上，颤声说道：“哥，谢谢你，即使在九泉之下，我会……”

“走吧！记住：贼人恐不止这几个草包，下次见面，格杀无赦！我要大开杀戒了，别忘了你的暗器。”

“刚才我以赤火流光弹毙了玉面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会小心的。”

方逸君将玉面魔焦臭的尸体踢入山沟中，拖开阻路的大树，飞身上马，并辔向西急走。

白石江，在曲靖东北蜿蜒而下，距县城不过五里地。本来这条江并不大，秋间可以徒涉，但春雨连绵，水位高涨，在滚滚江流中，有两条竹筏来往渡载行人，颇不方便，也相当冒险。

两人两马一到江边，渡头人鬼皆无，两侧怪石荆棘向两边延伸，水声如雷在两岸怪石间滚动着。

对岸，一条竹筏冉冉而来，三个撑筏人身披蓑衣，身材高大，正将竹筏向渡头撑来。

逸君首先下马，含笑将乃妻抱下马来，牵着坐骑在渡头等候竹筏。

竹筏轻轻靠岸，一个撑夫跳上岸来将缆绳拉紧。筏是双层大竹扎成，可容下三五十人，平时有五个人撑筏，但今天只有三个，逸君夫妇并未在意。平时三五行人，用小筏载运就成，但今天小

筏早已不见了。

“客官，上啊！”岸上那人亮声儿叫。

方逸君心中一动，打量了三人一眼，暗说：“这人略带湖广口音，身材魁梧，怎么却在这穷乡僻壤中撑筏？”

他略一犹豫，止步打量三个人。看三人皆在不惑之年，满脸褐色皱纹，眉以上用雨帽罩住，只能看到一双朦胧老眼，蓑衣将全身裹住，只能看到一双手。

他在打量人，人也在打量他。突然伍云英抛下缆绳，走近江边那个身侧，娇滴滴地说道：“大叔，是否连马儿一同渡过去？”

“这是载货的竹筏，两马两人，不打紧，大嫂。”

伍云英又走近一步，仍含笑问道：“这江流唬人哩，不知比长江唬人么？”

撑夫似乎吃了一惊，退后一步低下了头，仍从容地说道：“大嫂，请上吧！长江小老儿没见过，是否唬人可难比较。”

“太平口过荆州那一段，恐怕真没有这里险哪，是么？”

伍云英一面说，又走近两步。

筏上的两人，突然将篙一插。

“哪儿走！”

伍云英玉指一弹，岸上那撑篙人刚向左一闪，“叭”一声滚倒在地。

绿影一闪，方逸君火速拔剑纵出，凌空猛扑筏上的两人，捷如电闪。

“哈哈！少陪！”

两人“扑通”一声，潜入水中立时不见。

方逸君双足一点筏板，倒纵而回，抓起缆绳，喝声“起！”数千斤的竹筏滑上岸滩的三分之一。

两侧蓦地响起连声长啸，人影急闪，齐向渡头纵来，将逸君夫妇堵在水际。

“岸上有辰州妙手飞花狄雷太爷在。”有人在叫。

“荆州三龙敬陪水上末座。教主好眼力。”水里伸出两个人头，正是筏上的两人，但脸上的颜料已被水冲走洗去，现出白惨惨的鬼面。

岸上排开十二个老少彪形大汉，退路已被堵死。刚才发话的妙手飞花狄太爷，年约四十开外身材高瘦，马脸勾鼻，双耳招风，大嘴巴龇着一口黄牙，背扎长剑，赤手空拳阴笑着站在正中央。

这人来头甚大，袖底一发十枚子午六阳针，掌心一把银桃花，功臻化境，艺压群雄。他虽不是绿林朋友，但大江南北的绿林枭雄，谁要不每年送一大笔常规钱给他，准会被赶得走投无路，倒霉的还得送掉老命。他和白道英雄也有相当交情，他自己也以白道朋友自居。目下武林门大门派中，除了掌门一辈的人，他有三成忌惮以外，谁他也不放在心上，确是了得。他就是辰州狄家村第一首富，妙手飞花狄雷。

最右首离群抄手而立，面涌阴笑的人，却教夫妇俩大吃一惊，暗叫：“苦也！”

这人年届如命，也是瘦长个儿，长脑袋，山羊胡，大鼻小嘴，老鼠耳，细长的颈脖，一双绿豆眼绿芒隐现。穿的是褐衣，脚下是薄底快靴，腰悬长剑，有一双特长的手。这人曾经力挫少林人名鼎鼎的降魔大师法安，一昼夜间尽屠华山五狮一龙汪氏全家，太闹山西五台道场，武林畏之如虎的长白山五阴鬼手申天豪。

百花教主进入陕西发展，总坛设在申天豪家中。

妙手飞花狄雷身旁，有一人逸君夫妇也不陌生。这人五短身材，十分壮实，方面大耳，一字粗眉，双目神光外射，两太阳穴高高鼓起，腰带上，插着一条沉重的虎尾鞭。他是伏牛五霸的老大花花太岁的拜兄，伏虎掌凌健是也。

伏牛五霸五个人，老大伏虎掌凌健，老二百小追魂牛通，老三赤焰阴风柴戎，老四恶人屠慕连浩，老五花花太岁桑璞。老大